

花言峭语

轻盈地走进戏中戏

《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天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专题,从《狂飙》谈到《宇宙探索编辑部》,讨论关于“南方”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被重新讲述的,在一系列“南方”为气氛背景的文艺作品持续努力下,南方文艺特定的形象,南方创作者特定的气息,已经成就了我们共同的认识和期待。

所以,陈翠梅导演的《野蛮人入侵》上映之前,我也对它有着同样的期待,看过之后才发现,它不是那种“南方”电影,没有热带雨林,没有老虎斑纹,没有野兰花、茅草屋和停不下的雨,也没有晦暗不明的感情,它是干的,是燥的,是一个以戏仿类型片来搭建的类型片取向的作品。

陈翠梅导演多次明确表示,《野蛮人入侵》戏仿的是《谍影重重》,以至于她笑称自己是“抄袭”。“这次的动作场面设计其实主要依靠动作导演李添兴。模仿《谍影重重》的部分,几乎是每个镜头和动作都抄。其他原创打斗部分,基本上希望动作一气呵成。”而在故事里,导演胡子杰找到女演员李圆满时,也明确而直接地说,自己要拍一部电影,这是一部动作片,《谍影重重》那样的动作片,海滩上的失忆女人,拳拳到肉的打斗,都是《谍影重重》的趣味,为此,需要女演员用一个月时间,去学习武术,学成什么样不要紧,但要知道动作的感觉和要领是什么。

但随着女主角的孩子失踪,故事很轻松也很轻巧地走进戏中戏,胡导演要拍的《谍影重重》,似乎变成了现实,《尼基塔》的一些情节元素,也悄悄混了进来。接受了短暂动作训练的李圆满,顺利地变成了自己要扮演的那个人,功夫高强,以一当十,似乎沉睡的记忆被唤醒了。是他们要拍摄的电影,帮她实现这一点的?还是我们正在观看的这部电影,帮她实现这一点的?边界已经被模糊了。重要的是,我们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一件事:这一切可以发生在电影里。这是我们看过的成百上千部电影和我们互相驯化的结果,所以,《野蛮人入侵》不但是建立在《谍影重重》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成千上百部电影基础上的,是“电影可以如此”让这部电影可以轻松、轻巧和轻盈地得以成立。

轻盈太重要了,创作中的轻盈,就像发射火箭,有时候准备酝酿多时,送不到预定的轨道,有时候有若天助,顺利升空。在我看过的故事里,由真实进入虚拟世界,通常需要一个结界,这个结界或者是一个神异地带,或者是出神或者是做梦,但《野蛮人入侵》完全没有这个设置,而是任由女主角直接走了进去。等到观众反应过来,李圆满已成曲中人,作为观众的我们,也成了新观众。这一笔实在太轻盈了,轻盈到让人羡慕。这种轻盈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其实没有虚实真假。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电影。虚假里面的虚假,不会让本来的虚假变成真实。”故事里的负责,不会得正。

为了解救孩子,进入一个异常的世界,是很多故事常见的设置,《鬼域》《寂静岭》《飓风营救》,已经有过多次尝试。但《野蛮人入侵》里的孩子,完全被工具化,一旦把故事送进轨道,就从此消失了,从导演的访谈里(讲述自己育儿的心得),我们可以看出,这并非前后失了照应,而是导演想要探讨一件事,一个女人,丢下母亲这个身份,还可能有什么身份?可以的,可以是特工、斗士,以及一切。

也就轻盈地带出一系列问题:人有没有可能清空自己固有的性格内容,变成另一个人?如果想要清空自己,用什么方式?清空自己的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他们的到来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为什么开始频繁思考“壳”“我”这些问题?陈翠梅导演的电影《野蛮人入侵》让我想到这些。

也就轻盈地引出那个话题,为什么是“野蛮人入侵”?来自陈翠梅导演读到的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一个小孩对立着社会,到底谁是野蛮人?……后来比较是,所谓的文明社会,是对每个个体的侵占和控制。……我愿意做那个野蛮人。”就是说,如果电影内外,李圆满或者陈翠梅,都应该摆脱这种侵占和控制,轻盈地走进任何被视为神异的世界。

去豆瓣翻了一下导演的读书清单,王小波、米兰·昆德拉、加缪、卡夫卡、张爱玲、金庸、阿加莎·克里斯蒂……从电影里到电影外,从访谈到书单,一条心路历程,逻辑清楚,表里如一,干净利落。这样的导演和电影,我都喜欢。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老牌艺人的说话之道

越来越发现,不少老牌艺人有着相当出色的说话之道。刁钻的问题,平常的游戏,他们都能轻松给出一些意料之外的精彩回答,智慧、幽默、得体。

比如跟着《封神第一部》跑完了所有路演的费翔。明明每一站都难免遇到类似的话题,明明影迷玩梗的速度快得超乎寻常,他的解答总是叫人耳目一新。无论是谈“商务殷语”的走红,还是从家里的猫聊到网友口中的“哈基米”,他似乎都能站在观者的角度表达理解。尤其是在“商务殷语”的热潮里,他的回应既不过度,也不自得,把专业的标准留给导演,把玩梗的乐趣留给网友,看似欢脱又稳重异常,是无论如何都挑不出错的周全。

还有最近和梁朝伟一起为新电影《金手指》做宣传的刘德华。主持人拿着台本聊时下最流行的MBTI人格分型,华仔灵活自如地玩起了谐音梗,“梁朝伟的爱人(i人)在台下,我自己就是带了个艺人(e人)来”。你固

然可以猜测这是个通过的“标准答案”,但一字一句经由刘德华的嘴说出来,恰到好处,既没有对年轻潮流的谄媚,也没有倚老卖老的傲慢,滴水不漏,有话题、有想法。

这些迷人的回答,当然与费翔、刘德华自身的阅历、气质有关,但和老牌艺人们的高度自律也脱不开关系。年初采访罗大佑时,他提到自己原本并不擅长说话,然而身为歌手,他选择“训练说话”:从分辨不同问题的深度和重点,到如何用不同的回答应对相似的问题,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反复地练习、揣摩,严格程度并不逊于对舞台表演的高要求。

这大概就是曾经能够得见群星璀璨的黄金年代的原因之一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抱有造梦的职业理想,从身材外形到说话之道,360度无死角地经营着自己在公众面前的每一面。平日里再逍遥随性,在工作环境下也会变得恰到好处,哪怕原本并不

擅长此道——是的,即便是素来以内向闻名的梁朝伟,在电影宣传时依然有精彩的发言,从角色出发,从个人阅历出发,尽其所能。

更妙的是,他们又是如此清醒地知道真实的自我与作为艺人的自己之间的距离。就好像费翔回忆自己接到《封神》邀约时的状态——一个是期待迎接退休、准备放弃身材管理的他,一个是在心动的剧本面前选择迎难而上、有了抉择,就全力以赴,在影片上映前直接把“退休梦”给粉碎了!

所以谁能不爱他们呢?不同年代、不同境遇之下,始终留有一份不灭的圆满,始终尊重自己的工作与职业,放在哪一个行业,都必然要成为巨星的吧!

李原秋
媒体人

钱眼识人

大型成长秀

一个多月前,如果有人提“质子”这个词,顶多联想到物理学名词,而今天再提它,很多人脑海里会想起一帮肌肉精壮的小伙子手持兵器跳着殷商齐舞,其中有几个人的名字天天在社交平台上出现,成为或正或谐视频素材的主角,他们是:于适、陈牧驰、此沙、侯雯元等等。在选秀类综艺节目衰微鲜见的今天,一档走遍神州大地的大型成长秀却成为流量、关注度的焦点,并且连电影频道都下场日日直播,间接证明了这场秀的正确性。是的,“质子”是指大型神话IP电影《封神第一部》里的重要角色。

坦白讲,与“新鲜”久远的内娱终于在这个夏天活过来了,“质子团”与之前选秀节目输出的鲜肉明星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成长路径和审美取向。他们是真素人走进导演乌尔善主持的封神训练营,六个月的训练并不直接与娱乐圈的名利挂钩,因为很早就说清楚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走进大银幕获得有名有姓的角色,那么他们图什么。扮演最重要角色姬发的于适,虽然在入营之前有过一点点综艺小透明的经验,但是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过硬的业务能力,他考虑报

名最直接的动机是,就当是六个月的专业课程学习。收获远超他的想象,比如他的骑射技术是可以在全国专业比赛拿奖的程度,在一则花絮里能够看到,电影的第一场戏就是姬发受伤回家,于适要求不用替身实拍,因为只有这样他觉得自己才真正地跟角色产生了连接。拥有这样的创作意识,可见这六个月的“专业课”没有虚度。还有扮演杨戬的此沙,以为自己是要演质子,把肌肉线条练到无懈可击,结果导演一个电话又把他“发配”到神仙营上文化课,于是每天要练习打坐、念经以及手抄《道德经》。结果,据说他成为影史上最最有仙气的杨戬,甚至有网友开玩笑说,他的禁欲气质大概已经对自己的性别存在浑然不觉,又有何用。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对“质子团”投入了狂热的崇拜追踪呢?我想也是一种集体情绪被压抑太久之后的爆发,这种情绪就是乐于喂养弱者,并且在它成为强者、王者过程中收获到私密的成就感,哪怕与此同时大概有成千上万的人也有频率接近的感受,在此之前,大家在各种选秀节目中得到了满足,感受也被稀释了。现在只有一次机

会,那还不全情投入。当然,乌尔善被网友的最高评价是“配享太庙”,他手下的质子们的确比较符合更传统、古典的男性审美,阴柔只在情深时,绝大多数时候彰显的都是来自荷尔蒙的力量感,甚至我觉得接近兽性。这种兽性绝非贬义,是在上古神话语境中为生存、尊严而战的原始本能,这是让脆弱、善感的现代人稀罕的气息。电影上映之后,“质子团”以惊人的体力、超亲民的配合度参加了全国连轴转的路演活动,直到呼和浩特站才收关,在这个过程中网友能够看到他们的谈吐、幽默感、随机反应的能力都是与日俱增,就像走完一个饱满的赛季,在流动、延续的“质子营”里接受更复杂的挑战,难度系数显然是超过封闭录播的综艺节目。总而言之,内娱肯定因为这些质子的搅局而抖擞起来,但谈复兴则为之高早,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否真正克服一些陈腐、隐秘的惯性而保持初心。

钱德勒
媒体人

情人看剑

“芭本海默”给我们的启示

随着电影《芭比》宣布密钥延期至9月20日,以及诺兰新片《奥本海默》将于8月30日登陆国内影院,一个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上个月由好莱坞引发的“芭本海默”热潮,会不会在国内迎来一波狂欢?据说一些影迷已在摩拳擦掌,甚至在准备一粉一黑两色服饰,随时准备冲入这场电影嘉年华。

今年夏天才出炉的新词“芭本海默”,是由《芭比》与《奥本海默》片名组合而成。好莱坞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有趣且刺激的一幕:两部从风格、内容到目标观众完全不同的电影,不仅同日上映对打,票房同时大卖,为好莱坞注入一剂强心针,甚至还

联袂成为社会话题席卷全球。

究其原因,一是天下苦超级英雄片久矣,正如大导演科波拉所言,这两部电影既非续集,也不是前传,是真正的原创作品,“这是电影的胜利”,凡此种种,表明好莱坞的一个时代翻篇了。二是由这两部影片的不同观众群体引发的两性之争,也让影迷观众参与其中,做出积极回应:谁说喜欢芭比审美的就不会对核物理感兴趣?打破那些性别刻板印象吧,同时喜欢两部影片是完全可能的。越来越多的观众选择两片连看,其中甚至包括了昆汀·塔伦蒂诺,加上社交媒体风助火威,双赢局面愈加巩固。舆论也力赞这一热潮,认为再次证明了电影文化在促进多样性、包容性方面可以产生重要影响。

不过,国内已经错过了“芭本海默”的最佳时机。因为《奥本海默》迟到,《封神第一部》一度被作为平替拿去与《芭比》联动,比如费翔被唤为“爸比”,影迷自制芭比款粉红海报,但整体动静不大——如你所知,《封神》当时自身难保,并无余力与其他影片联动。另外,即使《奥本海默》月底上映,也难与《芭比》协同作战,延续“芭本海默”

热潮。一则因为《芭比》观影热度已过,二则说到底诺兰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就没有大爆发,市场表现最好的《星际穿越》,加上重映总票房还不到9亿。因此,“芭本海默”只可能是部分影迷的一次观影仪式和小范围狂欢。

早在好莱坞对超英电影审美疲劳之前,中国观众已经做出选择,更适合中国宝身体质的电影已经出现了,放眼目前国内的电影票房榜前十,几乎全是国产片。“芭本海默”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启示,其实更在于: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应该足以容纳各种类型、题材、风格的作品,百花齐放,携手共赢。说得更浅白一点,同一档期的电影,未必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今年春节档的各种乱象还历历在目:“幽灵场”、偷票房、网络水军、盗录盗播……故意踩踏抹黑对手,不讲武德,吃相难看,已成行业公害。所谓文明竞争、理性竞争,当以“芭本海默”为最佳示范。

长风新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